

莆仙戏

# 莆仙戏

仙游县編剧小組改編

陈仁鑑执笔



舟

PDG

## 內 容 提 要

《嵩日司》是根据莆仙戏传统剧目《馬鴻禧》改編而成的。但从人物到主题都有較为显著的创造性。

剧本描写相国之子，恃强冒妄，行賄官場，陷害良民，嵩日小吏曾康永，不卑官徽，不畏权貴，机智、勇敢地战胜强暴、与民伸冤的故事。剧情曲折，語言生动，成功地創造了迂腐、怕事的巡按任有道和善良、风範的曾康永两个艺术形象，并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官府的貪脏枉法。是一出优秀的諷刺喜劇。



第三场 任有道：“古之狂也肆，今之狂也荡！”



第五场 曾康永：“凡是贵妇，头上必有云气冲天！”



第六场 罗文举：“我写，我写！”



第八场 李詢芳：“是金牌！噯呀，不好了！”

## 前 言

一九五九年春間，福建举行了全省第三次戏曲观摩会演。会上对《团圓之后》一剧，爭論非常激烈。刚好莆田县編剧小組編的一出折子戏《嵩口司》也参加演出。这个戏是根据莆仙戏传统剧目台本《馬鴻禧》改編的。《馬鴻禧》是出公案戏，情节并不很特別，但里面有一个嵩口地方的巡檢司，却很有趣；官比知县小，沒有品級，穷得靠耕田过活，却得到皇帝的支持，参加审案，伸了小民的冤憤。莆田县編剧小組的改編本，只剪取馬鴻禧的母亲去找嵩口司告状的一段，丰富了嵩口司的性格，描写他因耕田而与馬母誤会，后来同到省按司衙門，以理說服按司，按司答应替馬鴻禧伸冤，戏便結束了。

我因听到在会演爭論时，有人批評《团圓之后》的写作，是用旧的现实主义的手法，缺乏时代精神，很想再写一个有革命浪漫主义气息的作品，用来补补过。所以，就很注意这个剧目。觉得这么一个小官，連吃飯也要靠自己去耕田，却能替小民伸了冤枉，倒是很浪漫主义的；不过那么大的冤案，只靠他一张嘴巴强辯几句，就打退了如狼似虎的上司，又似乎简单些。况以說理等等的手段，加在这样的一个人物

身上，也与他的性格不相調和。我想，象这样一个喜剧性的人物，没有一个喜剧性的情节来烘托，是不会閃出火花来的。应当怎样一来，一个米粒大的小官，就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，把比他大三四級的官砍了。不过，这又必须有现实的基础，不能象神話里的人物一样，念几声咒語，就能降妖伏怪。要怎么办呢？想来想去，直挨到一九六〇年春天，没办法还是没办法，只得把这个心思搁下来了。

忽一日，与本組編劇柯如寬同志，談起这个戏，他說：那年莆田县編劇小組朱国福同志，本想把按司改为巡按，这巡按，才从困頓的翰林院外放为官，患得患失，怕被嵩口司抓辮子，因此反替他伸冤了。后来因時間匆促，沒有这样改。他这話給我很大的启发，一群旧社会里的人物，立刻在脑海里浮现出来。

有这么一个熟人，成日价把书本放在鼻尖上，在老婆身边摇头晃脑念文章。后来当一任区长，沒一刻不是愁眉苦脸的，只因爱那么一点小錢，怕被人揭穿，因此就象是个罪犯一样，面面討好，但都討不了好。还有一个教书的同事，后来忽然当了校长，校印不敢交給人，鼓鼓的放在衣袋里，走动一步，就有人拿公文去給他盖，他盖印总象是受刑一样，怕的不得了。就是盖了，还是嗷嗷不休，怕鬧錯儿。象这样儒林外史式的人物，在旧社会里相識的还很多。朱国福同志能作这样設計，一定也是熟悉这类人的。如果把他集中，塑造一个典型，給嵩口司做衬托，然后把嵩口司的性格再加强起来，写成象孙行者那样，什么也安靜不下来，那

一定会很有浪漫主义的味道。

戏的結局是早就想好了的。一九五九年我曾把《剧本》月刊上的一个剧目——《唐知县审誥命》改編給本县的青年剧团上演。因为这是个折子戏，就加油添醋的改成了台本。把“审誥命”改为“斬誥命”：唐知县赶上京去找他的老师徐阶，借到一块金牌，到法场阻刑，誰知赶到法场，女主角已被杀掉了。他一怒，就利用那金牌，把誥命也砍了。恰好嵩口司的性格，比唐知县还要泼辣，于是就加强他的对手，把罗文举改为相国公子，把原本馬鴻禧的冤案，全部推到幕后，让嵩口司和任有道占領舞台，一吹一唱，同时也就把上面那个尾巴栽到这里来了。

写作的經過很简单，但戏演出之后，观众通不过，他們說：哪里有这样的不成材的巡按？形容的太过份了；剧团里的演員也說：任有道这人物不能演，既非老生，又非丑角，戏曲里沒有这样的行当。的确，一般看来，戏台上的巡按都沒有这样糊涂；而不入行当的角色，的确也不好演。但事实上，旧社会又真有这种人：想面面圓，都圓不了；既不敢公然作恶，但实际上恶事不少；看来有点良心，其实又害人不浅。这种人是旧社会那种制度、那种生活环境培养出来的。你看他官大，掌生杀予夺之权，但小小的一个嵩口司，也可以去脫他的靴，迫他就范。看似无理，其实有理：这种人既怕权势，又怕真理。因怕权势，丢了真理；有人以真理吓唬他，他就又失了自己的权势，变得象老鼠一样了。不創造出这样的一个人物，嵩口司就难施展他的本領。

我想，一个写戏的人，应当創造舞台上所无而生活里必有的人物，应当打破陈规，留心观察各式各样的人，創造出新的艺术形象。这样作品才不会千篇一律。

戏演出不久，又得到这样的批評：这样写嵩口司，过于浪漫主义了，旧社会不可能出现这种人物。《团圆之后》是太现实主义了，《嵩口司》又太浪漫主义了，要怎么办呢？是不是把《嵩口司》的“浪漫”减一点給《团圆之后》，把《团圆之后》的“现实”减一点給《嵩口司》，使两剧都是半斤八两就行了呢？不过这样一来，不但失去了《团圆之后》，也失去了《嵩口司》。因为，一切人物的行动，都有他自己的邏輯。革命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相結合，决不是一半对一半。哪个剧本“现实”多一点，哪个剧本“浪漫”多一点，应从該剧本的规定情景出发，应从主题要求出发，应从人物性格支配下的情节发展出发，作者是无权照主观的意图任意改变的，要改变，就只有从第一步变起、只有重新給他规定一个情景和塑造另外一个性格。在写嵩口司时，不得不从具体情境給以性格上的要求，来个小官弄大事的情节安排，以便从这个安排里刻划性格；又因他的性格发展，不得不給他配上个因“腐朽”而化为“神奇”的巡按。这些画笔交織起来，就不自觉地在画布上抹了許多浓郁的色彩。这是作者的手所不能遏止的，这是主题人物給这个戏圈定的应走的道路，以前因为找不到这道路，而因循了一年多的時間。

吾乡有个土医，他的性格有点象我們的巡按任有道。替人看病，用药不是怕太热，就是怕太凉，于是以热解凉，以凉

解热，每次开出来的药方，东解一味，西克一味，抓来的药，总是那么肥肥的一大包。但是药味越多，病人就死得越快。因此我想，一个剧本应该有一个剧本的色调，一个人物应该有一个人物的特点。金克木、水克土的办法，还是不用为妙。

执笔者 一九六二年六月十五日

# 人物

曾康永  
馬 母  
倪知县  
罗 兴  
众冤民

馬鴻禧  
任有道  
罗文举  
中 軍  
众农民

門 子  
李詢芳  
姨 太  
軍 士  
众家丁

## 第一場

〔門子內聲：“老爷，走吧！”与曾康永同持鋤上。

曾康永（唱“金娥曲”）

脫下烏紗把鋤持，  
我是嵩口巡檢司；  
你說是官人不信，  
哪有赤脚与破衣？

（念“数板”）

自幼家貧苦讀，  
論語中庸大學，  
十八初入考場，  
一直考到六六。

門子（接念）

場籃提破十雙，  
自怨宗師無目。

曾康永（接念）

且喜名登紅榜，  
已是眼花齒落；

誰知无錢行賄，  
吏部心中不乐，  
派我嵩口巡司，  
地僻山深土薄！

門 子（接念）

每月俸銀十兩，  
上司克扣完半，  
弓兵无餉逃走，  
衙門生滿荆棘。  
只剩老爹一人，  
兼我門子難避！

曾康永（接念）

圣人劝人学稼，  
耕田維持伙食。  
幸喜乡民淳朴，  
亲近有如子侄。

（唱“金娥曲”）

說官場，

小魚常作大魚糧。

老憤一腔裝不完，

宁肯受窮。

空知小民長遭殃。

門 子 爷呀！到田里啦！

曾康永 我們動起鋤來！

〔内罗兴呵斥声：“众家丁，把这些穷鬼抓来，给我重重的打！”众家丁内声：“是！”

〔农民五六人逃上，众家丁及罗兴纷纷地赶上。曾康永拦住。

**曾康永** 罗大管家！什么事？

**罗 兴** 叫你在这里当什么巡司！罗府的祖塋也不能看好！哼！来！（对家丁挥手）给我打！

**众家丁** （吼叫）打！

**曾康永** 慢点！罗大管家，这里是我巡检司辖地，你有事要慢慢来！（对众农民）乡亲们，到底什么事？

**众农民** 曾老爷，因为干旱，田里没水，无奈引点罗府祖塋前的那口活泉，罗大爷来嵩口讨租，因此不容！

**罗 兴** 罗府祖塋是个大风水，活泉能乱开的？大爷不来，你们就造反啦！哼！嵩口司，你吃什么饭？

**曾康永** （大笑）哈哈！我以为是什么事。乡亲们，赶快去把那口泉挖开，把泉水通通给我引出来灌田！

**罗 兴** 什么？嵩口司，你要找死？

**曾康永** 你原来不知我是一个地理师呢！神庙里画的龙虎相争的那条龙，不是口里都有一道白白的空儿么？那就是龙喷的水呀！你罗府祖塋是个青龙喷水穴，那泉水不引出来，形就化不成啦！

**罗 兴** 嵩口司，你……你这话不假？

**曾康永** （指众农民）你不信问问你的佃户吧！我穴情看多啦！水一引，你们罗相国只怕要从宰相再升上去

呢！

罗 兴 宰相再升上去！哈哈！众家丁！回去！

众家丁 是！

罗 兴 （走了又回头）嵩口司，这以后泉水准佃戶們开，不过每家每年要納一些租錢，我回去与公子說說去！

曾康永 噯呀！田又是你家的田，穴又是你家的穴，收什么租錢！計較太精，风水就不灵啦！

罗 兴 哼！嵩口司，我早知道你是借这口嘴騙飯吃的！（狠狠地揮手）走！

〔与众家丁同下。曾康永与众农民大笑。〕

众农民 噯呀！多謝曾老爷，你实在是好人，每次迴护我們，使我們少受多少的苦。

門 子 我們爷好是好，只是官又小势又孤，連一个弓兵也沒有，以后会吃亏。

曾康永 有什么事，不要怕。沒有弓兵，这些乡邻做什么的？

众农民 是呀，老爷能担待，要我們怎样就怎样！

曾康永 門子，你看！哈哈！乡亲们，趁罗兴已去，速速灌田要紧！

农民甲 曾老爷，我們把你的田也灌上吧！

曾康永 让你们先灌足，我的自己慢慢来！

众农民 謝老爷，我們去啦！（下）

門 子 好啦，我們来种菜吧！

曾康永 齐来做！

（唱“溪船歌”）

天高云白已秋风，  
嵩口壠上农夫忙，  
秋收在望镰刀舞，  
先种蔬菜佐饭尝。  
早秋时候日正中，  
滴下汗珠入土融，  
誰道齋盐能調味？  
不有辛苦岂有香！  
〔馬母上。

馬 母 公呀，借問！

曾康永 問什么？

馬 母 嵩口司衙門是在哪里？

門 子 你問嵩口司要做什么？

馬 母 老身有冤要訴。

曾康永 什么事呢？是失掉鸡，还是失掉鴨呀？

馬 母 咳，是大冤！

門 子 你是这嵩口地方人么？

馬 母 是县城人。

門 子 难怪认不得。

曾康永 既是县城人，又有大冤，就該向县衙告訴，何必来嵩口？

馬 母 公呀，官府个个貪錢，县官受賄，訴也无益。

曾康永 县官受賄，就得向按司衙門去投控。

馬 母 按司也得錢！

門 子 凭你說，天下都沒有清官了。

馬 母 老身无奈身背投詞，沿途訴苦，蒙四方君子指点，說是：欲求清官，惟有嵩口司一人。

門 子 (大笑)哈哈！這話對啦！

曾康永 那你有什么冤屈，講來給我聽吧！

馬 母 我心如火炒，哪里有心和你閑談呢？

門 子 尊嬌呀，這位就是嵩口司老爺了。

馬 母 阿弟，老身乃落難之人，不答也罷，何必又來解心悶呢？(欲下)

曾康永 (拦住)等，等！嬌呀，愚老實在就是嵩口司！

馬 母 我雖是婦道人家，也曾聽人說過：老爹出門，前面鳴鑼開道，後面涼傘遮蓋；武官騎馬，文官坐轎，哪里有拿鋤頭的老爹？(又要下)

曾康永 (又拦)噯呀，老爺我因為親民，特地下田勸農呢。執事涼傘，都在前面走过去了呀！

馬 母 啐！

(唱“園林好”)

看你輕薄非長者，

嘲弄苦人不肯舍，

左拦拦來右遮遮，

再三把人來招惹，

果真不讓我前行，

送你無情泥一把！(抓泥沙撒曾康永下)

曾康永 噯，噯！(揉眼)

門 子 嘿！做官头不戴烏紗，罰你眼睛吃泥沙！

曾康永 这个妇人，滿面流泪，定有奇冤。

門 子 一个嵩口的小官，能管别处的案情嗎？

曾康永 她既然寻到这里来，怎能舍得她去抱屈？門子，我們赶快追上去！

門 子 沒有官服，等下又要揉眼睛了！

曾康永 这……門子，你年輕步快，先跑回司衙去拿官服，我跟着这妇人！

門 子 我先跑回去？

曾康永 是呀！快去吧！（門子跑下）待我追上妇人！（下）